

圖4 李喬
攝影／陳文發

掬一把台灣的土壤，筆尖開出文學之花

第38屆「行政院文化獎」得獎者李喬是台灣戰後第二代作家，自1962年發表首部短篇小說〈阿妹伯〉以來，至今近六十載，著作遍及小說、散文、文學評論、劇本、敘事詩等各文類，至2019年，年屆85歲的李喬再有新作《思想 想法 留言》問世，一部自稱是「最後以『留給後人』設想的文字」之作品出版以饗讀者。李喬的創作成果豐碩、著作等身，作為客籍代表作家之一，不單僅僅是客家文學的執筆人，長久以來更投身於教學、策劃及主持客家節目等活動，致力推動客家文化振興。

創作生涯超過五十年，李喬經歷過台灣白色恐怖時期，走過荊棘滿布的文學道路，在戒嚴時代無所不禁的氛圍下交出了「寒夜三部曲」，深刻描繪客家移民者奮鬥生存的故事，成為其個人及文學史上的代表作。然而李喬另一部關懷底層人民的佳作卻有截然不同的命運，以寫實手法描述1950、1960年代雛妓故事的《藍彩霞的春天》，在禁忌的年代以「妨害善良風俗」為由慘遭查禁，幸而隨著台灣政治局勢的改變得以解禁、重見

天日，1997年再版上市。

雋永的作品得以跨越年代與語言的藩籬，《藍彩霞的春天》於2018年出版日文及西班牙文譯本，成功將台灣的經典作品推廣至海外。而經典再現也不只限於文字，2019年由導演楊儒強改編為同名歌舞劇於全台巡演，以現代歌舞形式將文學轉譯為視覺與聽覺結合的聲光饗宴，帶領觀眾重回台灣舊社會，領略原著中硬頸傲骨的反抗精神，獲得觀眾一致好評。

李喬的寫作面向觸及了純樸的童年生活、以厚實史料為後盾的歷史書寫、犀利的社會觀察與人性批判，不論是哪一種題材莫不是根植於這片土地最直接的感受，自己所知、所聞、所見、所感皆緊緊攫住了生活的土壤，終在台灣的土地上開出燦爛的文學之花。



圖5 張貴興
攝影／陳文發

沉寂17年，植一座文學叢林

時隔17年，張貴興再度交出磅礴新作《野豬渡河》，以婆羅洲豬芭村為小說舞台，講述二戰期間日軍侵略馬來西亞的故事。此作延續一出版便囊括當年各大文學獎項的氣勢，榮獲「2019台灣文學獎·圖書類

金典年度大獎」、「2019台北國際書展大獎·小說獎」、第43屆「金鼎獎·文學圖書獎」。

張貴興擅於描繪雨林場景，不僅是因為童年的成長記憶，更是他刻意在作品中栽種一座又一座的雨林，如前幾部長篇小說《群象》、《猴杯》，即透過雨林本身幽深的意象來彰顯出情節的詭譎與魔幻；至《野豬渡河》時，張貴興加重力道，在情節中利用時間與空間的錯置，營造出似假亂真的氣氛，保持著歷史事實與小說創作間的距離，平衡了歷史講求真實、小說多為虛構的矛盾。雨林除了做為場景外，張貴興在書中也以文字搭建起多座迷霧叢林，幾場屠殺的場面即發生於此。段落裡大量的文字與長句堆疊如層層遮掩視線的闊葉，稍不注意便會迷失其中，等到有所察覺時才發現主角人頭早已落地，低頭一看不知何時周遭早已滿布血污，殖民歷史的野性及人性的殘暴在文字密林中更令人不寒而慄。

沉寂十多年沒有產出，張貴興透過短篇創作及日記書寫保持著寫作熱度，以故鄉婆羅洲為創作母題的念頭也從未停歇，因此頗具分量的《野豬渡河》實則僅花了14個月便完成，從草稿至定稿並未進行太多次的修改。對於張貴興而言，婆羅洲砂拉越的故事似乎花再長的時間都說不盡，其中，複雜的族群糾葛及欠缺書面記載而造成歷史面貌模糊是主要原因，使得張貴興認為該用小說之筆來補足這段處處藏有血光的歷史。以砂拉越的大歷史為出發點，從細微歷史處著手，勾連不同時間段出現於這塊土地上的各個族群，一點一滴構築出那段鮮少人聞問的過往。

以故鄉砂拉越為創作主題的構思蓄積已

久，張貴興早已擘劃了廣大的書寫計畫，2019年已交出成果斐然的《野豬渡河》，預計後續再分別以1960年代、1990年代至今為小說背景進行創作，繼續打造砂拉越的文學叢林。

陳耀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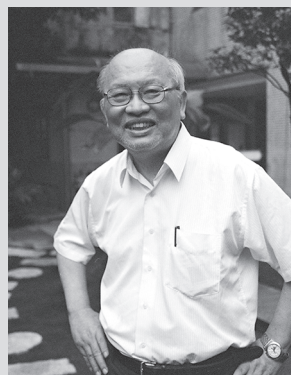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 陳耀昌
攝影／陳文發

我從何處來？探詢台灣的身世

擔任醫師三十餘年的陳耀昌，即將於醫界退休之際才開始執筆，以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一書作為自己告別醫學本科的紀念，也是踏入小說文壇的首部問世之作。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以鄭成功來台、鄭氏治台的歷史為主軸，突破過往多以漢人史觀為主的描述，小說同時涉及荷蘭人、漢人與原住民等各族群在這段歷史中扮演的角色，帶出台灣長久以來多族群相容並蓄的歷史，多元視角也成為陳耀昌作品的一大特色，後續出版的《傀儡花》等「台灣史花系列三部曲」皆是如此。

陳耀昌曾自言道：「我的目的不是寫小說，而是寫歷史。」是故，他的歷史小說具有深厚的史料基礎，小說僅是他傳達歷史的方式，史實記載所空缺的地方便是小說可入手之處。緣於史料的多方考證，歷史事件的細節得以詳盡，再透過陳耀昌筆法的潤飾與